

■ 评论员观察

贵阳演艺经济何以繁花似锦

吴兵

当前，“跟着演出去旅行”正在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消费方式。顺应这一趋势，全国多地都在抢抓机遇，用演艺市场带动城市消费。作为贵州省会的贵阳，更是乘此东风，演艺市场呈现繁荣向好态势。

当前，“跟着演出去旅行”正在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消费方式。顺应这一趋势，全国多地都在抢抓机遇，用演艺市场带动城市消费。贵州亦不例外。今年7月，贵州发布了《贵州省打造全国重要演艺市场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作为贵州省会的贵阳，更是乘此东风，演艺市场呈现繁荣向好态势。最近两周，贵阳就相继举办的乙纪元音乐节、十个勤天演唱会等系列演艺活动，吸引近30万省内外游客奔赴而来。

贵阳演艺经济何以繁花似锦？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在今年省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关于推动贵阳市打造‘西南重要演艺市场’”的提案。这正是看到了演艺经济巨大溢出效应后的深入思考。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拉动可达1:4.8，即1块钱门票带动周边消费4.8元。贵阳在演艺经济方面也是初尝“甜头”。有数据显示，2024年，贵阳贵安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7亿元，吸引观众25万人次，直接拉动相关消费约7.82亿元；今年8月在观山湖区民族大联欢广场举办的乙纪元银河左岸音乐节，直接撬动文旅消费近6亿元。

贵阳市民是爱“热闹”的。贵阳这座城

市更是被誉为“爱乐之城”。截至今年8月，由市民群众自发举行的路边音乐会已举办450余场，现场观众达300余万人次，共有7万余名市民游客登上过路边音乐会的舞台。可以说，在贵阳，文化盛宴从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而是流动在街巷的日常，更是成为市民群众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了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近年来，贵阳贵安把文化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全力擦亮“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群众文化、历史文化”品牌。演艺经济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繁荣贵阳演艺市场，是贵阳建设“文化之城”的应有之义，也是传播城市文化、彰显城市气质的重要方式。

国内很多城市都在开拓“演艺市场”。客观来讲，贵阳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举办的演唱会（音乐节）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一定差距，但也有一定的工作基础、群众基础和产业基础。

比如，有良好的文艺氛围。目前，贵阳市拥有文艺表演团体50个，演出经营机构86个。既有贵阳交响乐团这样蜚声国内外的“老字号”，16个音乐季、千余场音乐会的足迹遍布海内外；也有贵州雅展天艺、大咖文化、众信艺星等本土新锐力量，操盘着华晨宇、凤凰传奇的万人狂欢，打造着乙纪元、蓝幕音乐节的青春风暴；PlayHouse、梦田LiveHouse等潮牌更是落地生根，观山湖七米路、云岩太平路等街区已初步形成聚集效应，成为城市重要的夜经济街区，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元、立体的演艺生态画卷。

比如，有庞大的客源市场。仅2024年，来贵阳旅游的全年游客有1.67亿人次，过夜游客有3430万，贵阳龙洞堡机场单日吞吐峰值可达到8.24万人次。城市人

气吸引了蔡依林、许嵩、凤凰传奇、刘若英等众多明星来贵阳“打卡”。今年夏天，仅在8月，贵阳就有9场大型演出，吸引近30万游客奔赴贵阳。“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文旅新潮，在贵阳早已不是零星火花，而呈燎原之势。就在8月9日这一天，有23场文艺演出在贵阳各处同时上演——从大型音乐节的万人合唱、明星演唱会的烟火璀璨，到专业剧院的话剧越剧、街头巷尾的自发哼唱，生动诠释了贵阳演艺市场的蓬勃热度与人气。刚刚落幕的乙纪元银河左岸音乐节，单场就有近14万观众的狂欢，其中七成远道而来，汇成了人声鼎沸的海洋。

比如，有积极的进取思路。贵阳在演艺市场的大舞台上，并非静待花开，而是主动出击，用实实在在的“作为”点亮星光，让数据成为最耀眼的聚光灯。今年6月，贵阳市专门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制定印发《文化贵阳贵安建设两年行动计划（2025—2026年）》，提出了“深入开展‘跟着赛事来旅游’‘跟着音乐来旅游’等活动，发展‘票根经济’，推出一批‘观演+旅游’‘观赛+旅游’精品路线”的工作思路。同时，还组建了贵阳市演艺行业协会，对观山湖公园民族大联欢广场进行提升改造，提升硬件设施和演出环境，唱响路边音乐会、演唱会（音乐节）、交响乐团三张名片，擦亮“爱乐之城”文化品牌。

想要点燃演艺经济这把火，既要有坚持不懈、久久为功的韧劲，又要有立足当下、只争朝夕的具体举措。这方面，贵阳在行动。

比如，在政策创新上，认真落实《贵州省打造全国重要演艺市场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配套贵阳市文艺奖励、甲秀文艺奖、专项资金管理三大细则，形成覆盖创作、演出、传播的全链条支持体系。《贵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

法》明确，对长篇电视连续剧、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资助；对歌曲、广播剧、文学作品、舞蹈作品等列入全国性文艺奖项范畴的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资助。

在设施配套上，依托奥体中心、观山湖公园等场馆资源，重点发展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推动打造特色演艺产业集群。奥体中心一期改造紧锣密鼓，方舟戏台复建呼之欲出，盘活存量、拓展增量双管齐下，成功打造青云路、曹状元街、太平路、新印1950等文化特色鲜明的旅游休闲街区。烟火季、赏花季、避暑季、温泉季等系列活动贯穿全年，《多彩贵州风》十余年常演常新，“红飘带”、《阳明悟道》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贵阳山地舞蹈周在专业领域独具特色。

在产业升级上，组建了贵阳市文化产业集团，建立一个覆盖票务、宣传、安保的全产业链服务平台，培育一批如雅展天艺、大咖文化等具备国际接轨能力的本土企业，打造一个集创作、排练、交易于一体的贵阳演艺产业园。同时推出“贵阳礼物”文创工程，开发音乐主题明信片、纪念品等衍生产品，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推广增强城市文化辨识度。加强区域联动，与成都、重庆等“音乐之城”建立战略协作，策划跨城音乐活动。

在文化传播上，实施“演艺+”战略，推动艺术进商圈、进酒店，开发沉浸式演艺项目和“修心之旅”主题线路，促进演艺空间与商业、旅游深度嫁接。推动构建“观演+旅游”全媒体矩阵，联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热点话题，借助艺人影响力开展城市文旅推介，实现“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的传播效应，扩大“看完音乐节再多玩一天，多吃一顿，多住一晚”的乘数效应。

数据在说话，舞台在发光，人潮在汇聚。演艺经济繁花似锦，贵阳“有戏”！

■ 街谈巷议

称谓可变服务不可打折

湛哈

近来，“主理人”风头正劲。许多90后、00后年轻人，扎堆进军咖啡馆、服装买手店、手工烘焙等行业，并用“老板”称呼，给自己加上“主理人”的头衔。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到世纪之交的“老板”，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总监”……每个称呼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着不同时期商业文明，是商业语言对市场需求的自然呼应。而今，“主理人”这一新称谓的流行，再次为我们打开观察时代的窗口。

这个最初在潮流圈使用的词汇，如今已拓展到零售、餐饮、文旅等各个领域，甚至入选“2024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被称为“城市调性塑造者”。称谓有多种，为何用“主理人”定义身份？有人说，“主理人”这个称呼显得更时髦、更柔软、更有文化气息。

称谓的变化，从来都是时代精神的注脚。如果说，“个体户”代表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开拓精神，“老板”映照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景象，“总监”体现互联网时代的扁平化管理。那么，今天“主理人”的兴起，则蕴藏着年轻一代创业者对商业的新思考。

社交媒体时代个人IP的价值激活，消费群体年轻化带来的审美转向，“主理人经济”应运而生。有别于一般的“店主”“老板”“负责人”，主理人往往集创意、决策、运营于一身，是品牌的人格化，也是品牌核心竞争力和提升消费粘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理人”是现代都市出现的新称谓，有人点赞，亦有人质疑。纷繁之中，不乏坚守匠心、专注事业的主理人，但我们也遗憾看到，有的店铺用情怀包装平庸，某些顶着这个名号的人摆谱：服务冷冰冰，规矩一箩筐；产品很平平，价格涨不停。话说回来，语言可以制造短暂惊喜，只有品质能创造稳定预期。相比之下商家如何定义自己，顾客更在意的是商家如何对待他们。

■ 暖闻热评

千里送服务暖身也暖心

陈久菊

遵义市正安县一支“政务+金融”外出服务队带着政策、带着服务，跨越千里走进广东的工厂车间，把老家的“政务大厅”和“银行柜台”搬到在外务工的老乡身边，解决了在外务工人员的燃眉之急。

社保断缴不知找谁补，营业执照丢了得回贵州补办，异地医保报销流程摸不清……正安常年有18万人在外务工，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经常困扰着他们。来回跑一趟，路费、误工费加起来少说几千元，有时候一趟还解决不了问题。老乡们最怕折返跑，找不对部门、带不齐材料，有时候一件事能折腾大半个月，于是很多事儿只能拖着。

着眼破解务工人员办事难题，服务队亮出两大实招。建群搭桥，让信息“问得明白”，服务队与县人社局、医保局、公安局等部门线上“建群”，第一时间反馈问题，提升服务精准性、满意度；打包服务，让需求一次满足，正安县政务服务管理局提前培训农信社干部服务知识，并授权代收件权限，让银行工作人员变身“政务代办员”，147项高频政务服务当场就能办理。服务队带着政务和金融“双料”下沉一线，将过去分散、割裂的服务事项捆绑打包，真正实现“进一次门，多样办理”。

实打实的服务，换来的是老乡真切的获得感。外出务工人员叶叶昌波说：“以前，为了一点小事要回家乡跑一趟，起码要花2000元，现在不用担心了。”“省钱省心”是老乡最实在的评价。服务队仅今年7月广州之行，短短4天时间社保卡开卡量就占全社的41%，老乡的迫切需求与高度认同可见一斑。一年来，这支队伍足迹遍布广州、温州等地，累计为2万多名老乡办理了超过6000件事项。老乡们不用为办事分心，安心挣钱，干活更踏实了。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解决难题。变被动接单为主动服务，变业务引回来为主动上门，让千里之外的务工人员也能享受到近在咫尺的服务，这不仅省心，更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 青春论坛

拉紧时代递来的手

彭自湘

盛夏时节，我们踏上了黔西南州晴隆县的土地，在阿妹戚托易地搬迁小镇开展“三下乡”志愿服务。为期六天五夜的旅程，我们以宣传片拍摄和技能培训为桥梁，帮助当地绣娘对着镜头说清“手工刺绣”的渊源，帮他们用普通话讲好蜡染的故事。

阿妹戚托小镇街道整洁而宁静，房屋错落有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蜡染香气。街道办的杨老师回忆起搬迁之初的情景：村民们眷恋故土的山寨，不愿离去，那种根深蒂固的依恋如藤蔓般缠绕；杨老师和同事们挨家挨户叩门，甚至卷起袖管，下到田间地头，帮着收割庄稼、修葺屋舍，用行动感动每一位乡亲。如今，小镇已然蝶变：孩子们在宽敞的学校里追逐梦想，妇女们在作坊中传承蜡染的古老技艺，农产品乘着电商的翅膀飞向远方。

拍摄的同时，我们开展了针对晴隆本地老师和学生的直播培训。帮助他们讲好普通话、主动走到镜头前，拉紧时代递来的手，将农产品和蜡染手工艺品推销出去。课堂上，从基础的发音纠正到直播技巧的传授，学员们的眼神，如山泉般清澈，让人动容。

这次培训，不仅传授了技能，也提升了他们拥抱新技术的热情。帮助他们讲好故事，不仅仅是推销产品，更是让他们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好自己的故事。

昔日山回路远、今天安居乐业，这种转变令人感慨万千。忽然懂得，青春从不只是实验室、不只是在课堂上，而是要化作桥板，填补城乡技术鸿沟，进而让贵州山珍走出大山；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握住时代递来的手。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2024级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

■ 图里有理



8月19日是第八个中国医师节。贵州省人民医院发挥省级龙头医院引领作用，做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组团式”帮扶带动县级医院整体服务能力；遵义市播州区相关医疗机构合理延长服务时间，优化诊疗流程，保障患者就诊需求；毕节市织金县中医院，利用“互联网+医疗”平台，为偏远乡镇患者提供远程会诊服务……广大医务工作者以精湛技术护佑生命，用仁爱之心温暖病患，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医者誓言。

这正是：德馨于行暖黔山，技精于勤护健康。

仁心仁术践誓言，万家安康展笑颜。

（文/陈久菊）

8月18日，铜仁市玉屏自治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医生为新生儿儿做保健检查。 胡攀学 摄

■ 现场评论

西迁撒下火种，如今早已燎原

金妮

的信念，率领浙大师生踏上西迁之路。2600余公里的跋涉，六省山河的辗转，最终在遵义、湄潭、永兴找到了安身之所。如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讲解员刘金亭所言，彼时的湄潭“条件差、思想落后”。浙大学子的到来，掀起了一场无声的革命。女学生穿裙子、在湄江河上游泳课的场景，一开始当地百姓无法接受，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渐渐打破了封闭的思想。师生与百姓关于“露皮肤”的争议，就如同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的碰撞；而浙大师生以从容与坚持，让“开放”二字在湄潭落地生根。

更深刻的影响在于科学火种的播撒。农学院师生走进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水稻种植技术，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提升；实验室向百姓开放，加工出“玉露”“珍屑”“漏红”等茶叶品类。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湄潭百姓用房屋和粮食供养师生，浙大则用知识回报这片土地。正如西迁二代在留言板上写下的“浙大精神永留贵州”，这种精神不仅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执着，更是知识分子与土地的血脉相连。

在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陆昌友的办公室里，《竺可桢日记》的泛黄纸

页上，“2313天”的西迁时长被红笔圈出。这位72岁的研究者用十余年时间，从浙江省档案馆到何家巷旧址，一点点拼凑出浙大与湄潭的记忆。他推动修复了郑英祠、西迁文化园等物理空间，更唤醒一段深沉的精神记忆——那些在文庙大成殿里借阅书籍的学子，在崇圣祠宿舍挑灯夜读的身影，最终走出了50余位两院院士，也走出了浙大对湄潭“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

这种眷恋在多年后化为具象的回馈。2012年，浙江大学与当地共建的湄潭县浙大小学竣工，“求知知真，求是求真”的校训，将“西迁文化”植入基础教育的土壤；后来整合教学资源，设立奖励基金，让“感恩”二字有了实在载体。如今的浙大小学，已成长为辐射全县的教育标杆。干部培训项目、各类教学能力提升班，浙大教育基金会西迁感恩基金的持续投入，让优质资源不断流向湄潭。以战火中的相濡以沫到和平年代的守望相助，浙大与湄潭的故事，始终写满“双向奔赴”。

2023年“双专计划”教师带来了前沿课程，2025年AI培训班上受训教师神情专注，香港中文大学志愿者们与孩子们的笑脸合

影……走进浙大小学，笔者感受到这所学校不仅是历史的纪念，更成为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动机”。有教师曾在“重走西迁路”后感慨：“竺校长用行动诠释的知行合一，是我们必须传承的接力棒。”这种传承，让“求是精神”从历史符号变为了教育实践。孩子们在课堂上，汲取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精神基因。

这份深植于血脉的家国情怀，持续影响着湄潭。正因“西迁文化”的熏陶，当地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全县学风也延续着当年浙大学子的严谨。浙大小学的实践，正从一所标杆学校向“一套可借鉴的教育理念”跨越，生动演绎着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离开湄潭时，夕阳为文庙的钟楼镀上金边，与浙大小学操场上飘扬的红旗交相辉映。八十余年前，浙大师生用西迁壮举证明，文明的火种，纵使被烽烟淬炼，也永不熄灭；八十余年后，浙大与湄潭的持续互动，昭示文明的影响是双向的滋养。这段跨越八十载的情缘，其意义远不止于校地互助，更成为中华民族在危难中坚守、在和平中奋进的精神缩影。

八十余年前，浙大师生用西迁壮举证明，文明的火种，纵使经历烽烟淬炼，也永不熄灭；八十余年后，浙大与湄潭的持续互动，昭示文明的影响是双向的滋养。

在遵义湄潭文庙的青石板路上驻足，指尖抚过四百年历史的斑驳墙垣，耳畔仿佛回荡着八十余年前浙大学子的琅琅书声。这座贵州省保存完好的三大文庙之一，不仅见证了明朝万历年间的文脉初兴，更镌刻着一段特殊的岁月——1940年至1946年，浙江大学在此扎根七年，以“文军长征”的壮举，在战火中为民族保存教育火种，更以科学与文明的光芒，照亮了黔北大地。如今，湄潭浙大小学的孩子们在AI课堂上与杭州的名师隔空对话，香港中文大学的志愿者在暑期课堂上传授新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延续，更是文明力量的持续生长。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吞噬江南，竺可桢校长带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